

《我的母亲》作者找到了

他姓安，是咱太原古交人

近日，山西大爷写1957年高考同题作文《我的母亲》，内容真挚感人，感动万千网友。7月13日，记者在大爷的家乡太原古交市见到了他。大爷用质朴的语言，再次讲述了这篇作文背后的故事。对于下一步的打算，他表示还想继续靠自己的辛苦劳动打工挣钱，这样才踏实、舒服。

据此前媒体报道的信息，大爷姓安，写那篇作文的时间，是在太原火车站劳务市场附近做零工。13日凌晨5时左右，记者在太原火车站劳务市场寻找安大爷，劳务市场里很多人都表示认识大爷，但最近几天没见到他。这些和安大爷一起的工友提起他，都表示大爷人很好，很能干也很能吃苦。

13日晚上，经过多方打听，记者驱车来到安大爷所在的太原古交市某村。安大爷和其家人表示，他们只想低调踏实地生活。

对于《我的母亲》这篇作文，安大爷说：“这篇作文是我家庭生活的真实写照，是我的亲身经历。”安大爷告诉记者，自己今年66岁了，家里兄弟姐妹8人，曾经

母亲在世时照顾子女生活起居的场景，如今还历历在目。安大爷表示，《我的母亲》这个题目对他来说很亲切，因此决定挑战写作文。

对于下一步的打算，安大爷表示还想回到零工市场继续打工，“凭我辛劳挣来的钱，觉得心里面踏实、舒服。”

据央广网 张洁 张晋鹏

快评

一篇作文为何打动万千网友

连日来，一段关于大爷挑战写作1957年高考同题作文《我的母亲》的视频火爆全网。不少网民表示，文字质朴，催人泪下，深深被打动。

母爱是文学的永恒母题，也是全人类的共通体验，这不需要过多的技巧和修饰，情真意切地讲出朴素的故事，这就已经足够动人。“阅读了一次又一次，泪水总是断不了”，像这样的留言，在网络上俯拾即是。

在视频走红之后，发布者可能也受到了一些“摆拍”的质疑。为此，发布者还特地说明了创作的过程。比如，大爷写了三四个小时，中间他还不断和大爷聊天，帮大爷回忆过去；也强调视频中出现的受访者都是路人，只不过是事先与其沟通了拍摄内容；同时也承认视频展示的作文“省去了一些重复内容”。

这也说明，这篇作文最真实的样子，也许没有“那么好”，中间可能做了一些删减和处理。但这其实已经无关紧要，关键在于这篇作文的内容，哪怕只是只

言片语的闪光，都足以触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。

其实，近些年类似的情形并不少。比如，就在两个月前，作家刘楚昕在领奖时，突然回忆起与患癌离世的初恋女友的爱情细节，感动了无数人；再比如，2024年也有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的致谢被网友发现，其中用了900多字来感谢单亲母亲含辛茹苦地将其拉扯大，当时也在网络刷屏。

这些现象足以让人们深思和回味。今天的网络空间，充满了各种娱乐化内容，不乏嬉笑调侃的短视频，声嘶力竭的带货直播；而人们对文学写作的聚焦，很多也都是技术化命题，比如AI写作怎么样，会不会取代人类创作云云。

如今，这些朴实动人的文字走红，似乎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：无论时空如何转变，人们依然渴望这种最真实的情感，依然欣赏这种最质朴的文字。

无论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消费如何丰富，无论技术场景如何迭代，这种本真的元素终究是无法取代的，永远有一种捕获人心的力量。这也是这些文字走红的原因所在，因其契合了人们最原始也最本质的心理结构和内心需求。

值得多说一句的是，这篇作文并不是“无主题创作”，而是来源于一个高考作文题。这一情节本身，或许也可以让大家多一重思考：在语文教育和写作训练中，如何去安放这种个人化的元素，鼓励一种直抒胸臆、平实动人的风格？这个偶然的动人瞬间，如果能引起这种思索，或许能沉淀出一些长远的价值。

据《新京报》柳早

赏析

《我的母亲》

今天，我巧遇短视频采访，还需要抓题，因为我是这群工友中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，两个女孩子就选中了我，我有幸抓到了“我的母亲”这个标题。

重温母亲的回忆，让我思绪万千，母亲走了三十多年了，就埋在村头的老坟地里。她的模样，她的一举一动，就跟在眼前似的。

母亲啊，一辈子就没闲过，天不亮就起，摸着黑才歇，家里家外，操不完的心，穿的永远是洗得发白，补了又补的衣裳。她心善，能容人，跟邻里没红过脸，有啥好东西，总先紧着别人。

最让我忘不了的，是吃饭。一大家子人围着桌子，母亲从来不上桌，她就在灶台边忙活，等我们都吃完了，她才瞅瞅锅里，剩下了，就扒拉两口，要是没剩，她就不吃了，说不饿。

那会儿日子都紧巴，穷富差不了多少，可人心热乎，讲情义，母亲，就是那最厚道的一个。

她包的饺子，那叫一个香，是穷日子里最盼的念想。过年是她最累的时候，洗洗涮涮，准备年饭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可脸上总挂着笑。看着我们放炮仗那股高兴劲儿，她比我们还乐和。再破的衣裳，经她的手，也给我们拾掇得干干净净。

过年总是把母亲累得直不起腰，可我看到母亲的时候总是乐呵呵的！母亲什么时候都给了我们亲切感，那时候还是集体，一年四季都出不到一点新鲜菜，到秋天就要分口粮，白天打下谷子，晚上分给每家每户，这一分就是一个大晚上，农村的秋天还是一个很冷的秋天，母亲身上穿的很薄，粮食分到家以后，母亲这一晚上冻得受不了，她那薄薄的被子，围在身上一会儿，天就亮了，母亲一天的辛劳又开始了。

她揉揉眼，又得爬起来，给一大家子弄吃的，家里人多，那口烧柴火的大铁锅，死沉死沉，端上端下，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力气活。现在想想，母亲那瘦小的身子，哪来那么大劲儿？母亲人老实厚道，家里里里外外，大大小小的事，都压在母亲肩上。

母亲走的时候，才五十出头，是累病的，如今她的坟就在村边，一个不起眼的小土包，每次回村，我总要去那站站，跟她说说话。

我在城里干了大半辈子苦力，扛水泥，扎钢筋，爬脚手架，手上肩上全是老茧，累是真累，可想想母亲当年端那口大铁锅的劲儿，想想她冻得发抖还咬牙撑到天亮的样子，我这力气就又上来了。

母亲没享过福，可她教会我的，就是这骨子里的硬气和对家的担当，我得把您撑起来的这个家，接着撑下去，撑稳当。

坟头上的草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，就像我的念想一样，一年年，总也断不了。我已经当了爸爸，也已经当了爷爷，但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叫过妈妈了，我想着，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，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，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，她就能听见了。

